



第24届
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
THE 24TH CHINA SHANGHAI
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

文体汇



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、
新演艺微信公众号

港芭以两部舞蹈力作作为“大湾区文化周”收官 足尖之歌 跃动申城

昨今两日,香港芭蕾舞团携《最后的歌》与《布兰诗歌》两部脱胎于音乐与文学经典的舞蹈力作登陆上海前滩31演艺中心,并为第二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周收官。两部极具创意的舞蹈作品不仅带来了震撼人心的视听盛宴,更藏着跨越地域与时空的创作初心与合作温情。

《布兰诗歌》恢宏叙情感

《布兰诗歌》(见左图,记者 王凯 摄)源自1803年德国修道院出土的中世纪手稿,1935年卡尔·奥尔夫从中选取部分诗篇谱曲,内容涉及财富、爱情、欲望等主题的探讨。港芭艺术总监卫承天别具匠心地将作品主题融入编舞,让贵族少年奥兰多历经性别转变与时光停滞,终其一生追寻爱情。而观众也随着剧中人的舞步从中世纪一路延伸至当下,见证着他漫长的生命和每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。

昨晚的演出阵容强大,上海音乐学院合唱团成员、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团员、港芭舞者以及香港管弦乐团演奏家近300人共同演绎这部巨制,气势磅礴的艺术之泉流淌在人们的心田。首席舞者叶飞的表现尤为亮眼,她在双人舞中突破传统性别框架,以女性力量托举男舞者,用精准的地面动作与空中转跳,诠释着角色兼具的脆弱与坚韧。

虽然《布兰诗歌》此次的舞台设计与2022年香港首演保持一致,但时隔三年再复排,舞者的表

演也随着岁月的沉淀更成熟、更游刃有余。他们带着人生感悟回归角色,不再局限于技术动作的完成,而是更专注于情感的传递。

《最后的歌》细腻绘理想

与《布兰诗歌》里奥尔夫的恢宏乐章形成鲜明反差的是《最后的歌》,巴赫细腻亲切的音乐凸显了演出的情感张力。这部作品由港芭驻团编舞家胡颂威创作,灵感源自王尔德《夜莺与玫瑰》,他表示:“《最后的歌》尝试探讨遥不可及的理想与欲望,以及美的意义。”

打破管弦乐“藏于乐池”的传统,在《最后的歌》中,乐团与舞者同台演出;《布兰诗歌》则因受舞台空间限制,乐团虽然在乐池演奏,却与台上百余名歌者、舞者形成无形的艺术共鸣。上海本地合唱团的表现也让港芭行政总监李艺璇点赞:“上海音乐学院是全国顶尖的音乐学府,他们的声音本身就是上天给的礼物。”

两场演出的成功离不开创作演出团队的付出,彩排时间紧迫,港乐驻团指挥廖国敏与舞者、歌者彼此磨合,确保节奏与情感的精准契合。叶飞为掌握高难度动作反复练习,脚尖落地的时间点紧紧卡着节奏,而托举男舞者更需加强核心力量,她和艺术总监探讨、深究每个动作的刚柔与快慢,以呈现角色的内心挣扎。卫承天说:“希望上海观众能在作品中获得人生启发,感受生命循环的力量。” 本报记者 朱渊



国话连续三场献演萨特名作

人在绝境中该如何抉择

这是一场探讨人如何在绝境中不像老鼠那样死去的残酷思辨。在第二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舞台上,中国国家话剧院带来了法国哲学家萨特之作《死无葬身之地》。昨天起,这部戏以全新阵容来到上海,在上音歌剧院连演三场。

此版本由海清、邢佳栋主演,总导演查明哲率领实力派团队,不仅将极限情境下的残酷人性故事搬上舞台,更为观众揭示了这部作品缘何能跨越28年依然可以叩问当下。

排练 黑暗逼出极限

28年四度重排,查明哲对《死无葬身之地》的艺术要求从未松懈。这一次,为了让演员体验角色被关押时的恐惧与孤立感,导演在排练场实施了极端的“黑灯排练法”。“只有一丝丝自然光,阴暗得刚刚好,所有人共享一种黑暗。”查明哲透露,这种空间和心理上的创造性实验,就是要将演员带入不可复制的极端情境。

这种严苛的训练,甚至让剧组内部产生了有趣的“黑话”。演员徐卫、查文浩在前天的发布会上爆料,因为导演的训练手法非常严厉,大家戏称他为“查洛谢”,取自剧中的施刑者克洛谢之名。查文浩解释:“导演其实是希望能够挖掘这个戏里,特殊规定情境中特殊角色的极端心理。”

这般折磨的排练,正是为了确保舞台上的表演,能够超越单纯的戏剧技巧,直指萨特戏剧的核心——一个人在极限境遇下如何选择。

演出 沉默诠释尊严

在高压的锤炼下,海清饰演的女战士吕茜,剥离表面的情感渲染,传递出角色内心撕裂般的痛苦与冰冷的理性抉择之间的张力。邢佳栋饰演的战士卡诺里,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,而是在极度的内敛中展露血性。这是一种不靠外放情绪支撑的、哲学式的尊严。

新版舞美的升级,则为这种精神斗争

提供了背景。查明哲提出“楼上是炼狱,楼下是地狱”,用粗粝的纱幕仿佛隔绝但也连通了两个空间。红光从地狱渗入炼狱,剪影从炼狱投射向地狱。这种压抑的视觉“互映”,将九个人物在招供与沉默之间的挣扎,升华为观众直面自我困境的精神博弈。

当三名游击队员在墙上画下代表胜利的“V”字,机枪声响起后,机枪手猛然冲下观众席,冰冷的舞台射灯瞬间扫过全场。随着一声“把他们带到阁楼上去”的指令,观众仿佛从安全的旁观区,被带入萨特笔下的酷刑室,亲身体会萨特的存在拷问:“你,在绝境中又将如何抉择?”

本报记者 赵珩



解读角色
扫码看主演

扫码看
胡歌聊电影

现在的胡歌可能不敢演

电影《三滴血》今日上映

“如果在我成为父亲以后看到这个剧本,我可能没有勇气去尝试这样一个角色。因为只有做了父亲、有了孩子以后,才能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亲情。”昨晚,国内首部揭秘人贩作案产业链内幕的电影《三滴血》在上海影城首映,领衔主演胡歌站在上千名观众面前,“这部电影从筹备到上映,用了六年,是生命中最冷的记忆”——不仅因为拍摄环境的严寒,更因为影片中人与人关系的极致冷漠。

电影《三滴血》讲述了一个关于人性救赎的故事。大多数观众不知道,在人贩子嘴里,“樱桃”代指男孩,“花椒”代指女孩,“豆包”代指孕妇,而这些冰冷的字眼背后,是皑皑雪原上隐藏着的更为残酷的罪恶之网。大多数观众也没有看过,胡歌化身善恶难辨的神秘男人“驯鹿”,为拯救被拐的孩子,深入人贩团伙,却发现自己早已被卷入更深的漩涡,在绝望中挣扎,也在绝境中展现出善意的光芒。

令胡歌意外的是,现场邀请了不少有真实打拐经历,甚至至今仍在寻子路上奔跑的父亲,“希望你们能早日找到自己的孩子,也希望通过这部影片让更多人看到这个世界的另一面。在自己幸福美好生活的时候,不能放松警惕,对突如其来的善意和诱惑,要保持距离。”

冰原之下“三滴血”,一滴寻亲,一滴赎罪,一滴绝杀。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,“驯鹿”与孕妇李棋(文淇饰)、哑巴少年“冰棍”(高子淇饰)相遇,三人假扮成一家人,游走于“猎物”与“猎人”之间。李棋的出现为“驯鹿”的寻子之路带来了关键线索,两人在相互试探中建立起微妙而复杂的关系。与此同时,不会说话的“冰棍”也成了“驯鹿”救赎之路上的情感羁绊。文淇介绍说,自己扮演的李棋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角色,这个人物拥有“深深的无力感”。此外,闫妮颠覆形象的演出令人惊喜,她饰演的接生婆无视生命,阴森的造型让文淇直呼害怕;宋佳在解读自己的角色“貂儿”时也直言“可怕”,其在接生戏中嗑瓜子的麻木表现,呈现了愚昧的残酷……这些精彩的角色,让影片更具现实冲击力。

当“驯鹿”、李棋、“冰棍”这三个破碎的灵魂在风雪中相互取暖时,这部青年导演康博的长片首作也在向观众发问:在至暗时刻,我们是否还能守护内心的微光?

本报记者 孙佳音